

楔子

車聲在半夜響起，讓對聲響特別敏感的婦人起身，見刺眼的車燈掃過窗邊，她慌亂的下了床，抓過披肩就往外走去。

三更半夜，怎麼會有人往山上來？

還沒來得及穿鞋，就聽見車門開啟，然後有人重重的敲響了木製大門——

「開門！求求你！開門啊！」

這是棟古老的別墅，三層樓高的歐式建築，幾百年的歷史讓它看起來有些搖搖欲墜，正門上頭寫著「至愛育幼院」五個大字的銅製匾額，也因為歲月顯得斑駁。負責人吳美儒急忙的走出房間，長期雇用的管理員也抓著球棒走出來，她示意他不要緊張，那聽來是個焦躁不安的女人叫聲。

「現在很晚了。」她雙手貼在門邊說著。

「拜託！快開門……快點……」女人哭得泣不成聲，「再不快點就來不及了……」

吳美儒跟管理員對看了一眼，還是選擇把門給打開了。

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狼狽的衝了進來，一進門便慌張的把門關上！她臉色蒼白、披頭散髮的樣子像是受到了極大驚嚇。

「孩子……請收留這個孩子！」她試圖將懷中正沉睡著的孩子交給管理員。

管理員退了一步，沒有伸出手。而吳美儒則湊近一看一哎，好可愛的孩子啊，竟像洋娃娃一般精緻！

「夫人，」吳美儒搖了搖頭，「我們這裡的確是育幼院，但您不是孩子的母親嗎？為何要把您的孩子交給我們？」

女人雖然狼狽，卻掩飾不了她的美麗，孩子長得像她。

「我不能帶著他，會有危險的……求求你們收留他！」她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著，「我已經請人用催眠的方式洗掉他的記憶，就說他是被丟在車站就好了！」

女人顫抖著以左手從包包裡拿出一大包東西，「這裡面都是珠寶飾品，不夠就拿去變賣，給他當生活費！」

「不……等等！夫人，就算您無力撫養，您也該填表格，還有他的生父呢？」吳美儒對這位母親的行為感到萬分不解，她明明有能力養這孩子啊！

「不——不要再問了！我不能帶著這孩子，他們會找到我們的！」女人又哭又叫，歇斯底里的喊著，「求你們收留他吧……他如果繼續待在他身邊，一定會變成殺人魔，他會殺人如麻、他會殘虐無道，不不不不！我不要我的孩子變成那樣！」

女人情緒失控，吳美儒嚇得不知該如何是好，加上許多孩子也都被驚醒了，她只好先從女人手中接過那約五、六歲大的孩子。

管理員則趕緊去安撫其他孩子，並且把球棒放下來。

「至少要給我點線索，未來他問起自己的身世，我得告訴他啊！」吳美儒蹙起眉，她現在考量的是一孩子給情緒不穩的母親帶並不安全。

所以它可以暫時收留這個孩子，並留下線索，未來再視情況將孩子還給這位母親。

「妳……聽過蔡偉冠嗎？」亂髮覆面的女人，突然幽幽的開口。

吳美儒瞪大了眼睛，緊接著看向女人張開緊握著的手掌心，上頭躺了個圓形的小

玩意兒—

那是個恐懼總合的代表啊！

吳美儒倒抽了一口氣，條地看向懷中的孩子，「難道……」

「我死也不會說出我到過這裡的，我得走了。」女人如行屍走肉般，任憑掌心中的物品掉落。

「夫人，這孩子、我一」不敢收啊！

女人拉開大木門，淒美的回首，「重新給他起個名字吧……」

「名字？」她沒記錯的話，這孩子應該叫做—

美麗的女人向外看去，寶藍色的夜空綴滿了星星，她勾起微笑，這星光像極了水晶在藍錦布上發光的模樣。

「星星。」女人回首，笑得慈藹，「希望他可以跟星星一樣，再遠都能讓人看到他的美。」

女人不再多語，迅速的走向自己的車子。上了車，她看向副駕駛座上的槍，等她開到第二區的郊外時，她會轟掉自己的腦子，絕對不會讓任何人有機會問出孩子的下落！

淚水不停地淌下，她卻堅毅的咬著唇，踩下油門，疾速的離開這裡。連回頭都不行，因為她怕自己會捨不得。

吳美儒連動都不敢動，她腦裡一片空白，看著車子駛離視線，過了一會才抱著孩子戰戰兢兢的蹲下來，拾起掉落在地上的物品。

「這是一」已經安撫完孩子，走回來的管理員一看見那東西不禁蒼白了臉。

他們不約而同的看著如貴公子般沉睡的小男孩，從今天開始，他就叫星星。

沒有過去的記憶，沒有父母，一切人生從現在開始……

第一章

陰暗潮濕的地下洞穴裡，隱約可以聽見規律的滴水聲，窒悶的空間中傳來陣陣惡臭，白髮的青年大跳躍過一處水攤，事實上他根本不確定那是水還是血？

氣喘吁吁，他只知沒命的奔跑著，後方傳來嘈雜的吼叫聲，眼前的洞穴則出現左右分支，他不假思索的選擇了左方。

儘管上氣不接下氣，他還是貼著石壁稍事休息，他知道自己只有幾秒的時間，因為此時他血流不止，而血腥味對於某些生物來說，永遠是迷人的香氣。

「噓噓……」足音逼近，慕靖麟開始往洞穴深處走去。

他手裡緊握著一把細緻的手術刀，可手心冒汗一直讓他握不住刀子，這麼細的握柄……為什麼不能再做大一點點呢？

一道黑影冷不防的疾速左轉而來，一顆直徑有六十公分大的頭塞到他身邊，張大了血盆大口，發出震天價響的怒吼—「嗚吼—」

那顆頭有三分之二是嘴，而那大嘴裡上下兩排利牙，每一根都尖銳不已，還前後兩層，沒有蛀牙的話加起來一共有兩百根牙，只要被咬到絕對是必死無疑，而且在這之前會先被那牙齒撕咬得痛不欲生！

這隻妖魔名喚大嘴妖，喜歡住在地底的洞穴裡，生性嗜血食肉，沒有雙眼，但是

嗅覺極度靈敏！特色是頭很大，牙齒銳利，還有獸身及鱷魚腿，一共有十六隻腳，跑得飛快……

慕靖麟正在腦子裡複習所學的資料。他剛剛往內移動就是量好距離，以防被那氣忿的利牙給一口咬中。

偷走人家的蛋果然不道德，不管什麼生物都是很保護後代的……嗯，大部份啦！這個洞穴的大小讓大嘴妖有些難以進入，牠移動著身子，以頭往岩頂上撞，一堆小碎石紛紛落下……

他差點忘記大嘴妖的肌膚也是硬如磐石這一點了！

原本依他預估，這個洞穴大小能限制大嘴妖那顆大頭，可眼看著頭都要進來了，慕靖麟立刻往深處狂奔而去，現在不跑，等等怎麼拚得過十六隻腳！牠腳短歸腳短，但是跑起來速度可是超驚人的！

黑暗的洞穴裡伸手不見五指，但是慕靖麟卻看得相當清楚，他本來對黑暗的適應力就很強——忘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再黑他都能辨識出方向！所以事先配備的頭燈也只是套在額頭上沒有開，太亮反而還會影響他的視線。

身後的大嘴妖急起直追，幾乎貼在慕靖麟的屁股後，牠開闔大嘴試圖咬了好幾次，牙齒與牙齒的碰撞聲令人膽寒！

「我不好吃！真的！哇呀！」慕靖麟一個挺腰，差一點就被咬到了！「喂！有必要做這種練習嗎？」

想也知道不會有人理他，他看著腕上的夜光錶，距離集合時間還有三分鐘——他要是逃不出去，就等著在裡面掙扎到人家來救他了！

開什麼玩笑，整個地下洞穴全是妖魔鬼怪，他右手臂已經被撕掉一塊肉了，哪能撐到救援來？

「呼……」正前方突然傳來吐氣聲，慕靖麟愣了一下，前面有東西？

這麼近嗎？他無法在漆黑的洞穴裡計算距離，不過看樣子應該是差不多了一電光石火間，正前方忽然黑影幢幢，振翅聲「啪嗒啪嗒」的傳來，高分貝的尖叫聲震耳欲聾，迴盪在整個洞穴裡！

風壓襲至，一整片飛行物迎面而來，慕靖麟身後的大嘴妖瞬間止步，而他則緊握著刀子，全神貫注，屏氣凝神的大喝一聲——「展！」

他高舉起刀子，刀子瞬間在掌心裡伸長變大，再使勁往自己臉側一揮——大刀自大嘴妖的嘴巴中心揮過，順著側邊臉頰切開，黏膠狀的液體頓時流出，但是他沒有時間停下來，他以刀沾滿黏液，緊接著立刻背貼著石壁立正站好。

「嘎呀——呀——」高分貝的尖叫聲一陣接著一陣，那音波震得慕靖麟頭昏眼花外加想吐，再這樣下去遲早會耳聾的！

大嘴妖痛得狂叫，踉蹌往後退著，但十六隻腳再快也快不過翅膀，一大群血蝙蝠衝向了牠，瞬間將牠團團包圍，用那小小的牙齒迅速分食撕咬大嘴妖的肉。

這時候，洞穴裡同時傳來痛苦的哀鳴與血蝙蝠準備開飯的得意笑聲，慕靖麟偷偷的往右後方瞥了一眼，現在血蝙蝠都集中在他的右側，左側隱約透著光，他記得依照地圖上的方向，那邊有出口。

蛋已經拿到了，血也到手了，今天的功課已經完成了！

接下來最重要的一就是當他拔腿狂奔之後，要怎麼準確的逃出這裡，而且還不能被發現的血蝙蝠追上！

果不其然，他才剛邁開步伐跑沒幾步，就有血蝙蝠回首望向另一份餐點，尖叫著互相用音波傳遞訊息！慕靖麟整個人被震得踉踉蹌蹌，所幸一個右轉逃離了音波的直接影響範圍，眼看著前頭的光亮越來越大，風勢越來越強，而他只剩下三十秒—

「侵入者—」右手邊冷不防的伸出一雙巨手，那妖魔如同岩壁般的模樣，是擬態者！

慕靖麟及時抬起右手以大刀抵擋，千鈞一髮的閃過對方擒獲！

開什麼玩笑！擬態者不是他的處理範圍，這傢伙是具有魔力的類型耶—他上次符咒學實驗失敗，屁股才被縫十針而已咧。

慕靖麟閃過了擬態者，令它忿忿的離開岩壁，成了一佝僂老者模樣，張大了嘴對著他，火舌立刻從它嘴中噴出，燒上了慕靖麟的背部！

「哇啊啊啊—」慕靖麟猛地跳出了洞穴外頭。

洞穴出口在陡峭的岩壁上，其下壁立千仞，是深不見底的萬丈懸崖，他筆直的往下掉，還伴隨著一縷輕煙……火燒背部的輕煙。

嗚……他又不是飛機，為什麼一路在製造飛機雲！

按下胸前的按鈕，他背上的背包迅速開展成滑翔翼，雖然火還是在燒，但是至少能撐得到他飛到集合地點吧？

不遠處的山崖峭壁上，華織夜拿著望遠鏡錯愕的看著遠方，放下來後又愣了一下，再看向半空中，那個往她這邊飛過來，而且還一路有黑煙伴隨的傢伙……是慕靖麟？

「退後！」她立刻大叫，「人員受傷，身上有火！」

華織夜步步後退，一轉眼慕靖麟已經飛了過來……正確地說是栽了過來，滑翔翼的雙翅已經燒掉一半，在搖晃不穩的情況下能夠飛到集合地點，算是厲害了。

慕靖麟咚咚連滾帶摔的掉了下來，他盡力的控制力道，但最終還是摔了個鼻青臉腫。

「遇上有魔力的妖魔嗎？」妖魔組立刻上前，朝慕靖麟背部澆上特製的符水，雙指併攏喃喃唸咒，將他燒到焦黑起水泡的肌膚回復成原本的樣子。

感覺到疼痛與熱度消失，慕靖麟疲憊得連動都不想動了。

「慕靖麟，你遇上什麼了？」妖魔組的成員焦急問著，語氣裡充滿迫不及待和莫名的興奮。

「……擬態。」他無力的回答。

「擬態者耶！大家走！」一群人不知道是在開心什麼，興高采烈的展開滑翔翼，立刻就飛往慕靖麟剛剛逃出來的地方。

華織夜趕緊蹲到他身邊，想將灰頭土臉的慕靖麟翻過來，卻發現他右手上臂的肉被撕開了，一大塊肉在那邊晃呀晃的，而傷口處也沾滿了泥土沙塵。

「怎麼又……」她小心翼翼的拉起他，「你又受傷了！」

「問妳老師啊，實習不能從基礎開始嗎？」慕靖麟吃力的轉過身，左手勾著華織夜的頸子，緩緩的站起身來。「妳有聽過廚師學徒的第一項功課就是煮一桌頂級料理嗎？」

「別趁機罵我。」華織夜瞪了他一眼，「老師說紙上談兵不如親身經歷。」

「最好是！」他經歷什麼？身上縫線的美妙嗎？

「不管，作業呢？」華織夜有些期待的問。他今天的功課是大嘴妖的蛋跟血。慕靖麟揚起帥氣的笑容，朝著她比了一個讚。華織夜忍不住笑了，這傢伙快要破紀錄了呢！截至目前為止，唯一一個在實習階段，成績就拿滿分的傢伙。

呵呵，真是臭屁得討人厭呢！

「我快死了……」他整個人都往華織夜身上靠，「這堂課我再上下去，不死也半條命。」

「我馬上帶你去找奧斯卡。」華織夜撐起他，「你不要趁機把全身重量都放上來好不好，很重耶！」

慕靖麟這才心不甘情不願的站直身子，全身都痛，自從上那個大塊頭的課之後，就沒一天好日子過！

他慕靖麟，國立菁英科技大學的學生，他們學校只收天才資優生，每一個人學者都必須經過考試以及智商測試才能入學，專門培養特殊人才。父母都是對社會有貢獻的醫學界權威，曾經研發了許多流行病與致命病毒的抗體疫苗，甚至連癌症都找到破解之道，救助了成千上萬的人。

然而，好心有好報這件事情不見得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，他的父母慘遭殺害，身體被撕裂，死無全屍；而事件發生時也在家的哥哥只因為前去察看一併被滅口，連臉皮都被活生生撕下。

他則因為籃球隊慶功宴晚回家逃過一劫，但目睹現場慘況的他承受不了打擊，一夜白髮，連新生髮都是白色，黑色素毛囊細胞似乎已經全數死亡。

爾後，他放棄了原本當醫生的目標，他的人生改以復仇為最高宗旨。

在努力不懈的追查下，他找到了殺死他家人的「凶手」。是異生物，不是人，乍看之下像是傳說中的鬼—龐大的身形，面貌猙獰醜惡，身體殘缺不全，缺手缺腳或是開腸剖肚，也有頭上插了把刀子當裝飾的。一開始當這異生物追殺他時，他真的嚇得魂飛魄散，誤以為那是「鬼」！

而如他家的慘案不只一樁，所以他託摯交鄭宇庭跟孫祖凡幫忙調查，鄭宇庭是駭客級高手，孫祖凡則是未來的科學鑑識達人，均是系上數一數二的優秀份子。他堅持讓同學們「提早練習所學」，請他們幫忙駭進警局系統，或是幫忙看一下其他命案照片以做分析。

自行調查過程中，遇上了冷漠的黑髮酷妹華織夜，他又陸續接觸了金髮碧眼的大美人茉莉，然後發現政府有一個極度機密的單位—組織。該組織專門處理一些非人生物的事件，舉凡外星人、魑魍鬼魅、妖怪、魔物乃至於吸血鬼，都在他們的

管轄範圍內。

組織原則上是一個「外交單位」，與非人類生物接觸，但是有一條規定列於外交章程之前——那就是一旦異生物意圖傷害人類，殺無赦。

基本上，慕靖麟一直覺得組織搞不好根本只有這一條規範。

組織同時介入類似他家的命案當中，所以他進而發現，殺死他家人的不是人，而是驚人的「吸血鬼」！

但不是電影或是小說裡寫的那種美形吸血鬼，而是力大無窮、速度敏捷、嗜殺成性又以人血為食的「吸血鬼」！

之前他們專找貪婪之輩，舉凡是製造黑心商品的人，為了謀取暴利，不惜在食品、保養品中添加有害物質的人，全數被活生生撕裂，組織當時為這些異生物取了個名字——裁決者。

因為他們看似在處決犯罪之輩，可是卻不是只殺犯罪者，如果殺目標物時有目擊者在場，就算是剛出生的嬰兒也一併清除……那些被視為有罪的人死前歷經恐懼痛苦，以及被飲盡鮮血，最後身體還被大卸八塊——這是裁決者刻意混淆血量不足的手段。

慕靖麟以身試險，依然不知道裁決者殺他們全家的理由，但至少得到一個名字：瑪門。

他也終於知道裁決者跟人類一樣，有思想有腦子甚至也有組織，而且說不定還很嚴謹……在人類看不見的地方，詭異的異生物聚集了起來，而且將以人類為食。而因為他的資質特異，被網羅進組織，說網羅也很怪，名義上是國家徵召，事實上是半強迫。以他的立場來說，加入組織沒有壞處，他能夠更瞭解所謂的非人生物，也能夠知道裁決者的消息，為家人報仇必須有萬全準備，有所謂的「組織」當後盾，絕對比孤軍奮戰好得太多了！

資訊、資源、消息和支援全都足夠，唯有加入組織，才能離復仇更進一步。

但是，他那時傻傻的輕忽了「訓練」這件事。

他當然知道要受訓，開什麼玩笑，裁決者那種非人的東西，憑人類之力怎麼可能對付？他加入的是「異生物部門」，負責解決有威脅性的異生物，除了鍛鍊體能之外，絕對要有實戰經驗。

「頭壓低一點，小心……」華織夜小心翼翼的把他扶進車子裡，「右手小心……喂！」慕靖麟其實沒那麼虛，但是他因為到處都痛，所以很難維持正常姿勢，華織夜得把他扶上車，又得小心的不碰到那傷重的右手。

「我看一下……」華織夜皺著眉望向那傷口，長最少二十公分，呈三角形的一整塊肉被扒下，「你應該要先把傷口包紮起來的，現在搞得裡面都是沙子，等會兒沖洗有你受的！」

「妳有玩過那種實習嗎？」慕靖麟覺得很委屈，「我哪有時間包紮！」

華織夜黑眸轉了轉，帶著輕笑為他繫上安全帶，直起身子把車門給甩上。

看到她的笑容，他不禁想到她的老師，也是自己的指導老師……狂歌。

一提到狂歌，慕靖麟就很想舉雙手投降。

狂歌，是個組織中相當特殊的人，他那「人未到聲先到」的功力，令他記憶猶新！人還在外頭走著，卻可以千里傳音般的將渾厚低沉嗓音傳到會議室裡。

見到狂歌時他更是訝異，聽名字原本以為是個世外高人……不過他看到的竟是一個非常高大壯碩的中年黑人，留著非常短的平頭，極具紳士氣質，更有股不怒而威的氣勢！

不說話時相當的嚴肅，很像學校裡資深的教授，看到他不禁會肅然起敬……事實上他的確是大師等級，負責教導戰鬥技巧以及如何使用「霓」。

霓是一種很微妙的東西，看不見也摸不著，但極具力量，東方有一種說法稱為「氣」或是「內功」，對東方文化極度崇拜的狂歌總是說，霓若使用得當，就是所謂的「內力」！

只是東方的內力是強勁無形的，可以使出掌風或是輕功，而霓則是威力更加強大的「力」。

簡單來說，擁有霓的人不多，這必須靠著先天的資質，可以說是特殊能力的一種，可是擁有霓也要懂得使用，不知情的人如果擁有霓，多半是與常人有些不同之處，據狂歌說，以竊賊與騙子最多。

而組織裡，多數人擁有霓，甚至也已經開發出最適合使用霓的方式與物品——慕靖麟皺著眉將手上那把小小的手術刀放進盒子裡，這把刀子就是可以灌注霓的特殊武器。

另一邊的車門打開，華織夜坐了進來，她伸手拿走慕靖麟手上的盒子，擱到前面去，「我看請奧斯卡幫你重新想個收藏刀子的方法好了，要不然老帶著盒子也不方便。」

慕靖麟默默的瞥了她一眼。小夜其實很溫柔，只是她自己不知道，每一個小動作都細心體貼，跟外表那冷酷樣截然不同。

因為家人身故，他已剩隻身一人，之前以受保護觀察為由，被安排與華織夜同住；後來加入組織，組織就索性讓他們繼續住在一起……跟華織夜「一家人」住在一起，他在華家擁有個人的房間。

反正他們同校，放學或假日也去同一個地方，一起行動還算方便……而住在一起才半學期，他漸漸的發現到外表冷淡的華織夜，其實比誰都溫柔體貼，可是這是不能說的祕密。

這是她極力隱藏的部份，用那黑色的長髮與深黑色的雙眸掩飾，不苟言笑與冷淡的態度是她的武裝——身為夥伴和室友，他有替她保守祕密的責任。

「我現在覺得我不方便上課……可不可以不要去？」慕靖麟一臉如喪考妣，「小夜，認真說，妳也有實習過嗎？」

「當然！」她挑起眉，一臉自負的模樣，「而且沒你這麼狼狽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慕靖麟覺得怪，「我沒有一次沒受傷，而且身上的縫線都快把我變成拼布包了！」

「因為我的武器是黑帝斯。」華織夜揚起得意的笑容，語畢，還摸了摸腰間那把炫斃了的槍。

銀色的華麗槍枝，槍托刻著活靈活現的玫瑰，中心還鑲有一顆紅寶石，連槍管上都有雕飾，比一般槍大了些，槍管與槍托間甚至可以分開、拉出銳利的鐵鍊！

「妳—啊！」慕靖麟叫了好大一聲，「這太不公平了吧？妳在實習時就威風凜凜的拿著槍把妖魔的頭打爆？我就得近距離才能使用刀？」

所以他每次都渾身是傷華織夜就可以優雅的交差？不公平啊！

她聳了聳肩，一臉得意的模樣，發動車子準備回組織去。

「為什麼我的是刀子啊啊啊—」慕靖麟不可思議的望著前頭的盒子，「五柳先生再這麼操我，我還沒正式出勤就掛了啦！」

「五柳先生？誰？」華織夜狐疑。

「狂歌啊，五柳先生不是狂歌五柳前？」東方的詩作，他唸過。

華織夜瞠目結舌，「你給老師取綽號？」

「暱稱。」這意義不同。慕靖麟一副理所當然樣。

華織夜簡直不可思議，他竟然給組織最高段的「霓指導師」取那種莫名其妙的綽號？

「你不能這樣叫他！太沒禮貌了！狂歌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是我們這一組的頭！」她沒好氣的說著，「只要他出馬，沒有異生物能夠存活……連屍體都消失得乾乾淨淨。」

「連屍體都不存在？像妳上次處理裁決者那樣嗎？」

「不，是連灰都沒有。」華織夜提到這個，表情變得異常嚴肅，「我們只知道狂歌的武器是那個公事包，但是沒有人知道公事包的威力是怎樣的……」

「這麼強？」他皺起眉。慕靖麟見過那個公事包，陳舊古老，扔在路邊都不會有入撿，原來是武器之一啊！等等，跟手術刀比起來，還是比較大啊！嗚……就他最慘啦！

「自動駕駛。」到了大馬路上，華織夜就切換自動駕駛，手持方向盤立刻收起，多出了一個大空間。「先打一針抗生素吧！」

她從容的在前頭的銀色板子上隨便按了一下，旋即彈出一個盒子，裡頭是藥品跟針筒。

慕靖麟看著那針筒十分無奈，過去還沒進組織前，出入都得被打麻醉劑，那時他才抗議遲早會有藥癮，進來之後卻一天到晚在打抗生素。

「別一臉怨嘆了，你已經是組織有史以來每一項作業都及格的人了！」華織夜搖了搖頭，「跟大嘴妖拚，能拿到牠的蛋已經很棒了，誰還能取得牠的血？通常回來的人都只帶回自己的血！」

「真的假的？」慕靖麟萬分懷疑。

「百分之百，就連我也沒達標過……」她將針插進慕靖麟手臂裡，瞥了他一眼，「基本上不會有人為了實習拚命。」

「我也不想啊！」誰想為了作業把命送掉啊？

「所以大家一遇到危險就逃跑或是呼救，不然你以為我在那邊是看風景的嗎？」華織夜很火大，慕靖麟每一次都搞得她神經緊張，「緊急鈕你是不會按嗎？讓我

在這裡乾著急！」

慕靖麟微蹙起眉，他頸子上掛著一個按鈕項鍊，只要遇到危急狀況就能立即求救，這樣後援會即刻將他救出去或是過來支援。

「可若如此會失去實習的機會。」慕靖麟嘆了口氣，「我們又不是沒跟裁決者打過，不是每次都有人有空來救你的。」

他吃痛的閉上雙眼，今天的撕裂傷不小，偏偏又在右手，好處是有一陣子不必實習了，壞處是他真怕損失了經驗值。

華織夜默默將針筒放進廢棄盒裡，車內的感應式垃圾桶即刻彈出讓她將盒子丟入，接著她回身從後座拿出營養補給飲品，悄悄的望著慕靖麟。

事實上狂歌沒有讓初級生挑戰那麼難的實習，那些都是已經在現場應戰的人偶爾的作業，這表示狂歌非常認同慕靖麟的能力。

他很一般，狂歌知道、茉莉知道，與他同住一個屋簷下的她更清楚。天生就比一般人優異，高智商、幾乎過目不忘的記憶、強大的組織力還有知識，加上驚人的運動神經。

而且，他還擁有霓，甚至連霓也比其他人來得強大。

霓當然是會隨著修煉越來越強，她無意間聽到狂歌跟奧斯卡說過，慕靖麟體內的霓很驚人，他的優秀條件跟霓脫不了關係，也就是在未經修煉前，就已經有一定的標準。

真是令人羨慕的人，集所有天才條件於一身……

「妳又在偷看我了。」慕靖麟露出微笑，即使他闔著雙眼，也能知道她在做什麼，他感覺得到她的動作。

華織夜一驚，赧紅了臉把飲料用力打在他手上，「誰偷看你啊！喝下去啦！」

一堆優點，但嘴賤就大扣分！這人舌燦蓮花，黑的都能說成白的，而且最喜歡調侃她！華織夜飛快地低首，假裝整理飲料盒，用那直順烏黑的長髮遮去自己熱燙的臉龐。

「我是病人耶！」慕靖麟叫了一聲，幹麼這麼用力。

乖乖的拿起飲料，扳開飲料袋旁的蓋子，吸管就彈出來，他聽話的喝著，突然，車內其中一個燈號忽然從藍綠色轉成紅色。

下一秒，嗶嗶的警示音切斷了原本的音樂，整台車內的燈都閃爍著紅光！

「裁決者出現！裁決者出現！」低沉的男人聲音從機器中發出，「請各相關單位回巢！」

「咦？」華織夜猛然抬首，趕緊將一旁的紅鈕按掉，再輸入了一串字母，回報收到訊息。「取消自動駕駛。」

眼前平坦的板子裡依她指示再度伸出方向盤，她緊握住後，開始調查座標。

「裁決者。」慕靖麟聽見裁決者，雙眼立刻變得深沉。屠殺他家人的凶手，他一個都不會放過！

「坐穩了，我要加速衝出妖魔結界。」華織夜換擋，回首檢查他安全帶是否有扣緊。「用左手抓住能抓的東西吧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慕靖麟狐疑的望向她，「平常不是很穩嗎？」

「平常是走組織給的路線，按常態穿過組織架設的結界離開妖魔界，但我現在不想浪費時間。」她眯起雙眼，油門猛然一踩。

意思是說，她要違反常態直接衝出妖魔的真正結界？因此兩個世界的空間會被車穿過，車會發生撞擊震盪，接著所有妖魔就會知道有該死的人類又跑進跑出了！

「我認真覺得我剛剛被那個擬態者攻擊，就是因為妳這種行為——」他咬著牙低吼著，看著車子飆到極速。

然後華織夜使勁將方向盤往左一打，衝下左手邊那深不見底的懸崖！

靠，他忘記問組織有沒有全額保險了！

「嘶……」慕靖麟倒抽一口氣，眉頭緊皺，感受著手臂逐漸麻痺。

穿著白袍，有著豔橘色爆炸頭的女人，手裡正拿著跟桿麵棍一樣大小的針筒，他看了實在膽戰心驚。

「針筒有必要做到這麼大嗎？」剛剛看橘橘拿進來時他都傻了。

「我的嗜好。」橘橘瞪著雙眼，說得理所當然。事實上針筒藏在裡頭，只是外表比較壯觀而已。

「而且現在都是氣針，按一下藥劑就進去了……很久沒看到要推桶推那麼久的針。」事實上他下一個想問的是為什麼針頭那麼粗？雖然這是麻醉劑，但是當針刺進去時簡直要人命！

「我的嗜好。」橘橘邊說，邊笑出兩頰酡紅。「我喜歡拿針刺進人體內的感覺，越久越好。」

慕靖麟瞪圓雙眼，他身在組織的診療室中，開始覺得其實一切都是幻覺，說不定他還在妖魔的巢穴！

自動門開啟，一身白袍的金髮男子走了進來。

「……奧斯卡！」慕靖麟見到他簡直快哭了，「我這個……」

奧斯卡大概是組織裡最俊美的傢伙，事實上慕靖麟在外面也沒看過這麼具有貴族氣息的美男子，有股迷人的紳士風範，綠色的眼睛既深邃又美麗，舉手投足都非常優雅。

他手上正拿著病歷表看著，聞言立即看向橘橘。「橘橘，妳那針打得太久了。」

「我喜歡慢慢來嘛！」橘橘很惋惜的把針筒給抽起來。

「謝謝，這邊交給我吧！」他輕鬆的微笑。橘橘紅著雙臉頰首步出。

「……太誇張了，一次比一次大。」慕靖麟終於鬆了一口氣，癱在椅子上，「下一次她會不會扛著針筒進來？」

奧斯卡輕笑著，拉過椅子檢視他的傷口，「她有大炮管的，你還沒打過嗎？」

慕靖麟瞠目結舌，他可以換護士嗎？

「你怎麼每次都搞得這麼狼狽？」奧斯卡戴上手套，檢查著掛在手臂外的那塊肉，「這次恐怕要休息好一陣子了。」

「沒有速效藥嗎？」他有點懊惱。

「那些東西對身體並不好，你應該知道。」出身醫學世家的慕靖麟，又是生科系，照理說對醫理知之甚詳。

「爸媽都會給我速效藥啊，他們說副作用其實不大。」慕靖麟倒是不以為然。奧斯卡不禁皺眉嘆氣，現在的人都太依賴速效的東西了，雖然科技已經進步到大大降低藥物的副作用，但他還是守舊的反對派。

「你才幾歲？年輕的身體恢復力是很快的。」

「拜託幫我打速效的啦！」慕靖麟再次祭出哀兵政策，「我聽說裁決者又出現了？」

奧斯卡停下了手邊的動作，盯著他。「嗯，有類似被分屍的案子。」

「所以嘍，小夜需要支援吧？」慕靖麟眯起眼笑著，「身為男生，怎麼可以讓女生一個人孤軍奮戰？徵召新血就是為了方便對付敵人，所以我……」

「才三個月，狂歌還沒說你夠資格出動了。」奧斯卡打斷了他的話，開始清洗傷口。

「已經三個月了！奧斯卡，你不覺得一天到晚在幫我縫肉拆線嗎？」慕靖麟好生哀怨的說，「我之前跟裁決者打時還沒有這麼慘耶！我實習之後簡直是次次掛彩！」

他知道。每一次狂歌出完作業，他就得把手術工具準備好，因為華織夜永遠都會扛著慕靖麟回來——全身是傷的慕靖麟。

「因為你從不求救。」他用鑷子小心翼翼的夾起黏在肉裡的石子。「知道項鍊的意義嗎？」

「求救是真的不行時才用的，我還沒遇到那樣的狀況。」他自負的勾起嘴角——小夜不是說了，他是唯一一個每次都把作業達成的人耶！

奧斯卡那橄欖綠的眸子瞅著他——這白髮小子的雙眼雖正視前方，但事實上他看的是更遠的方向。

屋外的紛亂讓他靜不下心，他不停的瞥著外頭的人來人往：茉莉臉色凝重的聽取報告，華織夜也走來走去，組織的人員更是拿著圖片跟文件在討論。

只是診療室裡隔音完善，所以他什麼都聽不見。

「你在逼迫自己，好快點成長對吧？為了讓自己能變得更快更強，應付裁決者遊刃有餘。」奧斯卡把看得見的石子都夾掉後，再次清洗傷口，「因為，你有大仇未報。」

慕靖麟沒有反駁，他緩緩閉上眼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

「別操之過急，對於裁決者我們都還未全面瞭解。」奧斯卡語重心長的勸著，「他們的世界、組織以及有什麼能耐，都不是我們看見的表象而已。」

「所以我們更應該主動出擊，去瞭解他們。」慕靖麟睜開眼看著他，「我盡量活捉幾個回來，讓你好好研究！」

奧斯卡沒有吭聲，只是確認傷口的清潔度，接著就要開始將裂口縫合。

狂歌上個月出的作業是要慕靖麟到魔物的巢穴去，砍下魔物的一隻手，結果手是砍到了，但是他差點死在那兒，左手腕只剩皮連著，幸好同組人員及時為他打了

麻藥，否則他恐怕會痛死。

但是，他現在卻可以用左手自在的喝水，光檢查過，他的手已經痊癒。

他擁有強大的霓！這份力量甚至對他的傷口有著迅速的修補作用，才三個月，就勝過許多人，基本上連華織夜都還沒有辦法讓傷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癒合。

慕靖麟遲早會進化，跟華織夜一樣，擁有霓的都不是普通人，他們會開發出不尋常的力量，接下來就端看各人如何使用了。

但是，這個看起來活潑開朗，常逗得大家開心的白髮青年，只怕並不如表面那樣的無憂無慮。

「我如果是你的家人，說不定會希望你放下。」奧斯卡開始將肉塊貼緊，仔細的縫合，「只希望你快樂。」

慕靖麟定定的望著正在自己右側的奧斯卡，一絲笑容也無。

「你不是我的家人。」他挑眉說著，嘴角微挑卻根本沒有笑意，眸子裡隱藏著怒火。

「所以我說一如果。」對於他的態度奧斯卡不以為意，只專注於手上的工作，「仇恨會侵蝕一個人，奪走值得珍惜的一切。」

「他們是我的家人，被無來由的殘殺，如果我放下，根本是漠視他們的枉死！」慕靖麟深吸了一口氣，「世界上有很多法律制裁不得的事，我相信裁決者就是其一，否則組織也不會存在不是嗎？」

「這是私慾與大愛的差別。」奧斯卡凝視著慕靖麟，「我們是為了人類，你是為了個人。」

「這叫殊途同歸。」他不否認，聳了個肩，「哎，別這麼嚴肅談我的事，我自己有分寸的！」

他笑了起來，突然恢復輕鬆的語調，四兩撥千斤的意圖很明顯。

奧斯卡無奈的搖了搖頭，的確不關他的事，他只是覺得這孩子年紀輕輕心中就充滿仇恨，目標放在復仇，客觀上來說非常的不妥。但失去家人的是慕靖麟，他也不便多說什麼。

「對於你的狀況我感同身受，織夜是女生，有些事如果找不到人說，歡迎你隨時來找我。」他溫柔的說著，讓慕靖麟愣了一下。

「感同身受？」他眉頭蹙了起來，奧斯卡也有遇過家人死亡的事嗎？「對不起，我剛剛的態度太自以為是了。」

奧斯卡只是眯起眼笑著，不責備也不說什麼，要他躺好放輕鬆。

慕靖麟突然喉頭一緊，是啊！天底下慘事這麼多，他怎樣能覺得自己是最糟的人？雖然不知道奧斯卡遭遇過怎樣的事，不過他的口氣很和緩，帶著點沉重與悲傷，或許跟他走過一樣的路，才會進組織吧？

他不知道奧斯卡的抉擇，但遺憾的是對他而言，他絕不可能輕易放過任何一個裁決者。

診療室是半透明的，外面有許多人繁忙不已，慕靖麟一點都無法專心，不斷注意著外頭的情況，又瞥了眼自己的右手，有點心急。

「別急，這傷口必須慢慢縫。你還不能出勤，緊張什麼？」

「我想知道情況！裁決者殺了誰？在哪裡？對象是什麼人？」他一骨碌問出心中的疑問。

「第二區一個工人，昨天下工後跟朋友一道喝酒，之後一直沒回家。其中一個朋友的妻子開車去找，卻看見滿屋子的碎屍塊，當場就昏過去了，一直到醒來後才報警。」

「工人？現場有什麼跡象嗎？」他關心的是血字，因為裁決者在殺人之後，都會留下「Sin」。

「警方才接手而已，現在還在查，茉莉等等就要帶人去了……」他餘音未落，慕靖麟就急著想要坐起來，他難得的加重語氣，「坐好！」

他一臉怨懟，坐立難安的躺回診療椅，這傷口這麼大片要縫到什麼時候？眼看著大家就要出發了……茉莉已經帶了一批人走，小夜也穿上外套，朝著門口走去……不，她又對著診療室走了過來。

「奧斯卡。」自動門開啟，此時華織夜已然全副武裝。

「最少要三十針，沒那麼快。」他望著向來沉穩的女孩，「沒有傷到筋骨，所以妳放心，只要等痊癒還是能行動自如。」

「我沒有擔心！」她擰眉，又開始覺得尷尬了。

「噓，奧斯卡，小夜都默默關心我，你不能說出來！」慕靖麟煞有其事的比了個噓，狀似警告。

華織夜忿忿的倒抽一口氣，哼的一聲旋過身子，立即走了出去。

奧斯卡忍不住輕笑，瞧她走路的姿勢像是意氣風發，卻根本就是在掩飾不安。

「小夜是傲嬌系的，別鬧她。」慕靖麟認真開口，「知道就好了，說出來她應付不了。」

奧斯卡訝異的睜大雙眼，不懷好意的瞅著他笑，「慕靖麟，你觀察得很細微嘛！」

「拜託，我們住在一起耶，同吃同住同進同出都三個月了，怎麼看不出來？」他暗暗竊笑，「要是你再多說兩句，她就會用生氣來掩飾害羞，到時我又得挨罵了！」哼，每次都罵他抵債，可是她對奧斯卡多溫柔啊，還會撒嬌！對狂歌就是立正站好，恭恭敬敬。至於跟其他人，至少還會說說笑笑一罵人卻第一個就罵他！

「福利真好，跟織夜住在一起，組織裡很多人都很羨慕你。」

「嘎？拜託，我跟她同居的事一公開，身價暴跌的很慘耶！」慕靖麟說得很哀怨，不過表情倒是很得意，「你都不知道，我學妹一知道我跟她住在一起，整整一星期不理我！」

「我覺得這種事有資格擔心的是織夜。」男生有什麼好哀的？

「你呢？奧斯卡大哥也喜歡小夜那種類型的嗎？」慕靖麟趁機八卦一下，一顆心卻有些懸著。

奧斯卡微微一笑，「我已經有女友了——不必問，當然是祕密，那是我私人生活。」他輕鬆的說道，可是語調裡帶了些許的警告，要他別想探他隱私。

真的假的？慕靖麟挑了挑眉，心裡還是覺得有東西卡卡的，怎麼覺得寓意不明？

奧斯卡的女友是誰？該不會就是小夜吧？

組織的人都是怪咖，其他組的也是一個比一個怪，個性乖僻的處處是，而且很妙的在於：大家都算夥伴，可是心裡全都築著一道牆。

他知道自己沒資格說什麼，因為他的牆也不薄，可是這些人真的跟學校同學不一樣，幾乎都絕口不提自家的事。

「好了嗎？」自動門突然又打開，華織夜重新現身。

「咦？」慕靖麟一見到她進來，立刻坐直身子，「小夜」

「奧斯卡，情況如何？」華織夜根本不回他，逕自走到奧斯卡身邊，彎下身子仔細看著那被縫得密密麻麻的傷口。

「快縫好了，等等我會再裹一層紗布。」奧斯卡縫得又快又密，恐怕連裁縫師都自嘆不如。「我話說在前頭，人妳可以帶去，但是一」

「不可以戰鬥、不可以受傷，否則你就不幫他治療！」她以平淡的語調背誦著，

「我知道，他沒有出勤許可，只是跟著我去看看而已。」

慕靖麟睜圓雙眼，忽然閃爍出燦燦光芒，「妳在等我？」

「誰在等你！只是要『順便』讓你實習一下，但是你不能有動作。」華織夜立刻睨了他一眼，「不過你真髒，全身上下都是灰！」

「我還沒洗臉洗頭啊！」身體進來時被沖過了，是橘橘的傑作，嚇死人了，他寧願她別這麼好心。

「我等等幫他沖，很快，妳先去找件衣服給他穿。」奧斯卡收針，以剪刀剪線。太好了，他可以跟著去！慕靖麟滿心雀悅，幾乎是迫不及待的離開診療椅！就知道小夜瞭解他！

裁決者足足沉寂了三個月才又出動，天曉得他等得多心癢難耐，他們不動作就無法掌握行蹤與線索，即使組織耗費了大量人力尋找，也找不到那群詭異的吸血鬼。而且沒有特殊命案發生……可是裁決者既然以吸食人血為食，不可能不出手。

不過奧斯卡參與了許多詭異案件的法醫驗屍，連孫祖凡也在警局中接觸到怪異的屍體，全都心臟衰竭、血液不足，更重要的是一

頸子上按照慣例，都有兩個洞。

原來，裁決者很小心的不引起注意，他們分開行動、不製造大宗命案，那些被吸血者都住在偏遠地區，因此命案集中在各區的郊外；但位置過度分散，根本無從掌握正確行蹤。

原本是人類的人，為什麼會變異呢？變異後力量上卻大得太多了！心態上也大有問題。

「趴好！」慕靖麟被帶到浴室，趴在洗手台邊，奧斯卡拿著蓮蓬頭為他清洗頭髮。

「再過去一點，撐著身子，左手能用吧？」

「唔！」慕靖麟扣著邊緣，低垂著頭任水輕輕沖著，清水流過純白色的頭髮，奧斯卡的大手輕輕撫著慕靖麟的髮絲。

柔軟纖細，代表這孩子思想細膩。

只是看著白髮，他忍不住悲傷，所謂一夜白髮竟然真的發生在一個大學生的身

上，因為悲慟、因為打擊，因為眼睜睜看著美滿的家庭一夕之間破碎。

再資優，他也只是個孩子。

慕靖麟闔著眼不讓水流進眼裡，感受著溫柔的手輕輕深入髮內，沖掉塵土，就這麼閉眼不瞧，他會以為自己還在家裡。

他跟哥哥喜歡互相洗頭，比賽誰可以完全不讓洗髮精流進眼裡，雖然最後都會變成報復賽，可是他真的很喜歡跟哥哥在浴室裡打水仗。

然後媽媽就會進來嚷著，都幾歲的人了，為什麼還這樣幼稚

媽媽不明白兄弟之間啊，就算到了七老八十，還是會為搶一顆籃球爭吵，還是會對打水仗樂此不疲。

哥哥喜歡幫他洗頭，他說他最喜歡五指從髮絲中滑過的感覺，因為他的頭髮很軟很細，非常好摸，然後哥哥會說一句超機車的話……

「你頭髮很像女生。」奧斯卡關上水，恐怕連織夜的髮絲都沒那麼細。

毛巾覆上他的頭，慕靖麟瞪大雙眼，當他被拉站起身時，依然一臉不可思議樣。

「怎麼？」奧斯卡正用毛巾搓著他的髮，這孩子怎麼一臉被嚇到的模樣？

「沒……沒事。」他啞著聲，尷尬的搖頭。

奧斯卡說了跟哥哥一樣的話。

高大的他就站在他面前，輕柔的為他擦乾頭髮，順道抹了把臉，再用大手搓搓他的白髮，看看有沒有擦乾。

心中湧出一種奇怪的感覺，連慕靖麟自個兒都覺得怪，但無法排解那種令他鼻酸的情緒。

「好了，黑帝斯沒什麼耐性，走吧！」奧斯卡將毛巾扔進桶子裡，催促著慕靖麟離開。

他們走出浴室，華織夜果然已經拿著衣服等在外面，她借來運動外套方便慕靖麟穿。

「這個。」臨走前，奧斯卡把一包東西交給華織夜，「三餐飯後吃。」

「瞭解。」華織夜收下，那是慕靖麟的消炎藥。

慕靖麟異常沉默，隨著華織夜往電梯走去，奧斯卡交代他們小心點後，也打算回自己的實驗室。

「奧斯卡。」慕靖麟掙扎著，還是出了聲，「謝謝。」

奧斯卡皺起眉，這三個月來他可說是這裡的常客了，怎麼今天特別感性？他笑了笑，卻也沒說什麼。

「茉莉去命案現場，我們要去另一個地方。」一進電梯裡，華織夜立刻說明情況。慕靖麟看了她兩秒，忽然闔起雙眼做了一個深呼吸，他的思慮飄離太遠，必須五秒之內拉回！

華織夜蹙起眉望著他的舉動，這是第一次慕靖麟沒有急忙的追問。

「我們要去哪裡？有比命案現場更重要的地方嗎？」他再睜眼時，已經進入狀況，兩人走出電梯，華織夜直接走向今天的座車。

「嗯，有一些不好的徵兆，統計數字中裁決者出沒最多的地方。」她拉開車門，

有些遲疑，「卻是唯一沒發生命案的地方。」

啊……慕靖麟雙眼轉為銳利，那表示那邊有裁決者想要的東西？

「哪兒？」他自己拉開車門，彎身坐了進去，點滴打了果然有差，他現在一點都不感到痛。

「第三區的山上。」坐進車裡，華織夜輸入座標，然後扔給他一個卷宗夾。翻開卷宗，裡面是目的地的照片，除了山跟樹之外，還是只有山跟樹……以及一棟很歐式的建築。

「這裡是？」

「育幼院。」

第二章

「到底是誰碰我東西」

伴隨著怒吼，一陣鍋碗瓢盆破裂的聲音跟著傳來，當最後一個盤子砸在牆上，碎片迸射開來，劃傷了蜷縮在牆邊那男孩的臉，一道鮮豔的血痕滲了出來。

那個男孩嚇得全身發抖，一旁還有好幾個十多歲的少年少女在顫抖哭泣，每個人都恐懼的望著二樓的黑暗處。

這是棟寬敞的歐式設計房子，許多空間都鋪有地毯，只見一樓地上散落著碎片，還有一堆書本、文具……孩子們則縮在牆壁邊跟沙發後，有幾個大人聽見聲響，匆匆忙忙的趕了過來，看見一地亂象卻噤聲不敢言語。

他們下意識的仰起頭往二樓看，二樓是開放的圖書室，此刻燈光全暗看不見人影。

「怎麼……怎麼回事？」一個中年婦人鼓起勇氣，問著抱頭哭泣的孩子們。

「嗚……」小個子的凱安看見婦人，鼓起勇氣開口，雙唇卻直打顫，「我、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誰、誰藏了星星的東西！」

星星……果然是星星……吳美儒嚥了口口水，忽視自己的手心都發汗了，揚聲問：「星星，你什麼東西不見了？」

「有人拿了我的東西！」從二樓黑暗中傳來咆哮聲，「我的遊戲牌也不見了！」那是他跟凱安一起玩的遊戲牌，一整疊以橡皮筋捆著，現在卻一張也找不到。

「你確定都找過——」吳美儒話才說到一半，頸子突然被緊緊掐住——一旁的神父猛掐住她的脖子，盛怒地瞪著她！

「吳媽媽！」一名少女哭喊著。

下一秒，神父高高舉起吳美儒，朝著客廳狠狠扔過去！

在孩子們驚恐的尖叫中聲，她摔上茶几，那茶几是厚實原木一體成型打造，結實堅硬，摔得吳美儒奇慘無比，頓時只聽見一聲巨響，然後就見她滾落地面，立刻不省人事。

「有人拿走星星的遊戲牌！」神父一反平日的慈祥和靄，面色猙獰的大吼著，「是誰再不交出來我就殺了他！」

「神父？」一旁壯碩的管理員根本嚇傻了，好脾氣的神父怎麼突然變得這麼暴戾

「哇……不是我不是我！」幾個少年少女大哭著，嚇得屁滾尿流。

神父一拳揮向管理員的肚子，把噸位不小的他打飛到一旁！接著大步走向一名不

斷尖叫的少女，一把揪起了她的衣領。

「哇呀—不要！星星，不是我！真的不是我！」少女嚎啕大哭，嚇得快魂飛魄散。

「是誰？說！是誰拿走的！」神父擰著眉逼問，眼中充滿殺氣，「妳不說，我就折斷妳的手！」

「……大胖！是大胖！」少女惶恐的叫出一個名字，對著二樓的人說：「你上星期才整他，他一定懷恨在心，所以他、他最有可能偷你的遊戲牌！」

「姆姆！」凱安錯愕的看向她，姆姆根本不知道是誰做的，怎麼可以亂講！神父暴怒的臉孔突然一變，充滿殺氣的眼神放軟下來。他望著手裡提著的少女，露出異常困惑的神情。

「姆姆？我……我怎麼了？」神父趕緊放下少女，她立刻虛脫的癱軟在地。他四處張望著，發現管理員正撫著肚子站起，一群孩子用驚恐的眼神看著他……

「吳太太呢！」

「你剛剛把她摔出去了！」凱安哭喊著，「姆姆、姆姆剛剛跟星星說是大胖偷了他的遊戲牌！」

「我非說不可！他會折斷我的手，星星向來說到做到的！」姆姆痛哭失聲，「大胖本來就最有可能偷他的遊戲牌，他們上星期才打架。」

「但是妳又不確定是誰拿的！」凱安慌張的看向神父，「神父！快！星星一定去找大胖了！」

神父望向二樓，說話的聲音不見了——

他剛剛失去了自我，一切都是因為那個孩子，那個怪物！

「哇啊——」慘叫聲自外頭的草皮傳來，根本不必找，每個人都聽見大胖的叫聲了。

「你們快叫救護車！力國，陪我去外面！」神父喚著管理員，立刻往外衝去。草坪上，小胖子狼狽的爬行著，他淚流滿面的哭喊，身後跟著一個高瘦的身影。

「我的遊戲牌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……不是我拿的，不是我！」大胖驚恐的轉過身來，用屁股向後滑行，「真的不是我！」

纖細的男孩比同年齡的孩子高，長長的瀏海快遮到眼睛，底下的俊俏小臉蛋其實相當討喜，漂亮又可愛，即使是面無表情，還是掩不去他的美麗。

「你們都不怕痛就是了！」星星勾起嘴角，雙眼在黑暗中閃過金色電光。

下一秒，大胖瞪大雙眼，他的手倏地自動舉起，「啪」的向上一折——

「喀嚓！」骨頭自中間折斷，雪白帶血的骨頭刺穿了手掌，大胖發出歇斯底里的慘叫。「哇啊啊啊——不是我！不是我！」

「下一個是左手喔。」叫星星的少年歪著頭，用無辜的大眼瞅著在地上抽搐的男孩。

「不是我……我怎麼敢，我不敢拿你的東西啊！」大胖哭得泣不成聲，「神父！吳媽媽——」

不見棺材不掉淚啊……星星眯起雙眼，這一次乾脆把他整根骨頭都抽出來好了一嘆？站在上風處的他愣了一下，因為空氣中飄來某種詭異的味道。

「星星！」

神父從不遠處的大屋裡衝出，但星星毫不理會，他擰眉仔細感應，下一瞬間火速衝向了大胖。

「不要不要——」大胖驚天動地的狂吼著。

「站起來！」星星突然拉起他沒受傷的手，繞過自己頸子，將他撐起來，「跑！我要你跑！」

大胖驚惶失措，右手又疼得要命，可是星星叫他跑，他就得跑——

神父他們正迎面跑來，星星大喊著要神父攙過大胖，並要所有人都往屋子裡跑。

「那個」來了！

他不知道那是什麼，但是他知道有東西來了。

「那個」最近常常來這裡，身上有很噁心的味道，讓人渾身不舒服，他隱隱約約的知道，有人在看著他。

星星是最後一個衝進屋子裡的，他把大門關緊，要所有人回到寢室去，包括神父跟管理員，誰也不許踏出寢室，不許開窗、不許往外看！

每個人都聽他的，因為大家都怕……怕這個育幼院裡的怪物。

直到所有人都進入寢室後，星星深吸了一口氣，將雙手貼在門板上，他條地瞪大雙眸，黑髮瞬間轉紅，跟著一道彩虹光芒閃爍，像薄膜一樣延著牆與門伸展，最後包覆了整棟建築物。

當紅髮漸漸變回黑色後，星星關上燈，靜靜的貼著牆。

窗戶外，則出現了影子。

龐然大物，寬闊的肩與粗壯的四肢，伸出的手指上有如刀刃般的利甲，低吼聲呼嚕嚕的，在屋子附近徘徊。

沒事的。星星闔上雙眼，沒事的……

等他搞清楚「那個」是什麼後，一定先把他們都殺了！

一路上，慕靖麟都在和華織夜討論工人的分屍命案。這次的案子已成為頭條新聞，茉莉放出適當的消息讓記者報導，但關鍵之處依然隱瞞，警方與組織的人封鎖現場已經三天，屍體也送交法醫勘驗。

因為奧斯卡覺得有必要教導其他法醫及警察正確的應變方式，他從旁協助調查，先從處理屍體與辨認非人殺戮證據開始。

華織夜則是前往疑似裁決者重複出沒的地點探訪，只是來了兩次也沒有發現什麼異狀，不見血不見屍，而且還曾經通宵達旦的待在這裡守候，仍完全沒有發現裁決者的蹤影。

「我們能去命案現場看看嗎？」慕靖麟還是很想去分屍案的現場，但是組織似乎一直不讓他去，「從現場可以得到別的蛛絲馬跡！」

「急什麼？孫祖凡是不會跟你報告嗎？」華織夜挑高了眉，他立刻心虛的吐了吐舌。

孫祖凡現在在鑑識科實習，奧斯卡又到警方那裡去指導，他們早有交集。據說奧

斯卡相當喜歡那個愛聽嘻哈樂的小子，雖然有些怪里怪氣，但做事非常細心聰穎。

「怎麼妳連這個也知道？」他有點尷尬，「祖凡就是……實習嘛！」

「他在鑑識小組跑，誰不知道？」華織夜瞥了他一眼，堆滿笑意，「就是不知道警方知不知道他常外洩消息？」

「沒有！沒有！怎麼這麼說呢？」慕靖麟立刻賣乖的笑了起來，「警方原本就會跟組織報告，所以祖凡跟我說，就等於跟組織說啦！」

事實上他最近忙得很，也很少跟祖凡他們聯絡……小夜這是在暗示他嗎？嘿嘿！

「哼。」華織夜冷哼一聲。

不讓慕靖麟接近命案現場，事實上是上面交代的，不讓他得到第一手消息！茉莉交代她時，她也很想問為什麼，但轉念一想就明白，大家希望他走出仇恨與悲傷，用大愛的心來對付裁決者，而不是循私復仇。

可是啊……太難了！她想像過如果裁決者今天殺掉她的爸媽，她說什麼也不可能放下這個仇！

「喂，這都要怪你們，妳跟茉莉、奧斯卡，為什麼誰都不跟我說！」他直言抗議，

「我已經是組織的一員了，為什麼不能一起開會？」

「你是實習生。」慕靖麟還沒有正式資格，所以該做的是練習「覓」的強度、完成作業跟學習如何對付妖魔鬼怪、魑魍鬼魅跟外星人的理論學。

「我之前就跟裁決者對戰過了，也一起開過會……」

「那時你不是組織的人，是……受害者家屬或當事人？」華織夜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詞，「由於你被捲入，我們有義務幫助你，但是現在情況不同！」

慕靖麟嘖了一聲，他有種被騙上賊船的感覺，「早知道我就不要加入組織了！」

「是噢？那就連跟我坐同一台車，來這邊調查可疑狀況都不行，要下車嗎？」華織夜有點得意的看著他，「茉莉有說，你要退出絕對不要阻攔你！」

慕靖麟托著腮看向她，這女人笑得得意揚揚，一副竊喜之態，一看就是有鬼，他就在想，華織夜哪有這麼機車的口才？果然是有軍師相助。

「妳捨得？」他忽地湊近，華織夜嚇得差點鬆開方向盤。

他突然靠這麼近做什麼！她咬唇揚眉，警戒的瞪著他，「坐好！」

「我如果離開了，妳會很寂寞喔！」他優哉游哉的躺在椅背上，「華爸爸也會很難過，華媽媽則會很沮喪……」

「我家開銷可以少很多，我也能安靜好一陣子。」華織夜咬著唇，這傢伙敢搬出她爸媽來壓她？

哼，都是她老爸啦！做吃的人，就愛看別人吃得津津有味的模樣，偏偏慕靖麟是個誇張的大胃王，一餐吃三……不，五人份以上，主餐跟甜點的胃還是分開的，吃相又很誇張，一碗牛肉麵當松露金箔牛排在品嚐，她老爸只要看著他吃飯，就會感動得痛哭流涕。

而她老媽愛做西式甜點，她這個女兒食量有限，沒辦法天天品嚐她老媽的愛心甜點，但慕靖麟卻可以吃下五碗麵之後再吃十塊蛋糕，又笑得諂媚說：「甜點有另外一個胃袋。」

她爸媽簡直是遇到知音，他們拚命煮，慕靖麟就拚命吃！

「妳媽說今晚要做薔薇派給我吃耶，一想到口水就要流出來了。」提到食物，慕靖麟就散發出光采，「我看我們還是趕快看看後就回家吧！」

「趕快看看……」華織夜皺起眉，這是工作的態度嗎？「請記得我們的職責所在！」

「我是實習生！」他賴皮的吐舌。哼，都進組織三個月了，卻沒拿到特殊識別證！瞥了華織夜的腰際一眼，那像警徽的特殊識別證，他到底要什麼時候才可以配在腰上呢？

「咦？」注意力被轉移，他往窗外望去，「今天好熱鬧！」

「什麼？」華織夜也低首朝左邊望去，山上那棟大建築外，停了一堆車子。「可能在辦什麼活動吧！」

「總算到有人的地方了，話說這一區怎麼都沒人住呢？」這幾次的探訪，真是悶壞他了。

「這區都屬於同一個地主的，就只有那裡蓋了那間育幼院。」華織夜把車子往山上開去，「我不懂裁決者為什麼屢次到這個地方來……」

「話是這樣說，但是我們來了兩次，都沒有裁決者的蹤跡不是嗎？」慕靖麟感到不解，「裁決者行蹤這份資料是怎麼來的？」

他總認為調查不切實際的地方，不如直接去看屍體或是命案現場留下的線索比較可靠！

「奧斯卡給的，是透過強而有力的線民。」

「……線民？」慕靖麟有些錯愕，「這種還找得到線民喔？線民活著嗎？」

「活著！奧斯卡有我們怎樣也接觸不了的人脈，在這附近的線民多次看到裁決者活動，是所有線民回報次數最多的。」

「奧斯卡……他好像也很神祕，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呢？」慕靖麟對奧斯卡產生高度興趣，最近有空也常往他的實驗室裡窩，那邊有好多東西可以學，而且奧斯卡總是不厭其煩的回答他多如牛毛的問題呢！

慕靖麟望向天空，時近傍晚，太陽在遠方散出沉穩的光芒，橘光滿天……不，是紅霞滿天。

「他也是組織的元老級前輩，屬生物研究及實驗部門，同時是個醫生……而且聽說還是貴族喔。」華織夜的口吻很輕快，如數家珍的說著她所知的資訊。

「我知道，而且長得很像明星，帥到翻過去！」慕靖麟沒好氣的望了她一眼，搖了搖頭，「我也不差吧？」

「差很多。」這三個字連思考也無，華織夜完全不給他面子。

「……小夜，妳看天空。」慕靖麟決定忽視她審美觀偏頗的問題，指向夕陽，「那樣的紅雲是正常的嗎？」

「晚霞不是都……」華織夜往上一望，不禁蹙起了眉……夕陽時分的確會紅霞滿天，可是一應該不是只有一塊是紅雲吧？

晚霞通常是金色、橘色的雲彩遍佈，佐以柔和的夕陽，可是現在附近都是橘光片片，唯有育幼院的正上方是紅色的雲……正紅色的雲，還呈龍捲風狀密集旋轉

華織夜不假思索，踩下了油門！

紅雲罩頂的育幼院內此時哀嚎聲四起，來人舉起椅子就往牆上摔，手裡拿著鐵棒四處砸爛花瓶、桌子甚至是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燈；這重現中古歐洲風的宅邸裡的擺設家具幾乎都被砸得稀巴爛。

二樓的人更是拽拉著書架，一口氣把整排書架推倒，所有的書都散落一地，手臂上刺著彩雲龍的男人還跳上書架，硬生生將書架踩成兩半！

管理員王力國被包圍著狂打，這些人來得突然，他連拿武器反擊的機會都沒有！

「住手！求求你……別砸了！」吳美儒跪地央求著，「你們這樣砸，我也還不出錢啊！」

宮廷沙發旁有兩個西裝筆挺的男人，像保鏢般站著，坐在沙發上的男人戴著墨鏡，穿著全白的西裝，西裝領上別了個圓形的寶藍色徽章，上頭是蟾蜍圖樣，他還戴了頂白色帽子，蹺著二郎腿安穩的坐著，連正眼不都瞧吳美儒一眼，假裝沒聽見！

「不行！你這樣會嚇到小孩的！」神父也慌亂的大喊，他伸手阻止破壞圖書室的男人，結果卻被壓在地上拳打腳踢。

「哇阿—」女孩的尖叫聲陸續傳來，幾個壯漢扣著女孩子們從樓上走了下來，「放開我！神父！吳媽媽！」

白衣男終於伸出手，示意停止。

「停手！」身邊的保鏢出聲大吼，一票人才停止砸毀屋子。

「老大，這育幼院裡很多寶！」壯漢把姆姆往地上扔，「又鮮嫩又漂亮，這價格一定好！」

什麼？姆姆慌亂的抬起頭，看著一大片凶神惡煞，嚇得往吳美儒身邊躲。

「先給我十個當利息吧！」白衣男說著，「妳欠我的可大了，吳太太。」

「你在說什麼？我這裡是育幼院又不是妓女戶！」吳美儒緊緊抱著女孩們，「我已經在努力籌錢了！但你要的利息跟之前講得都不一」

「啪！」餘音未落，一個粗漢立即紮實的賞了吳美儒一巴掌，力道大到導致她往一旁倒去，還咬破了嘴，血即刻滲了出來。

「吳媽媽！你們怎麼可以隨便打人！」姆姆忍不住大吼，一群女孩立刻向吳美儒圍了過去。

「隨便打人？」一個魁梧的胖子冷不防抬起腳往姆姆一踹，「妳是什麼東西，敢這樣跟我大小聲？蛤？」

姆姆一摔倒，胖子便開始死命的踹、死命的打，揪起她的衣領狠很的甩著巴掌，不斷的打著，一下、兩下……七下八下，神父衝上前想阻止，卻被一棍打趴。

一群孩子躲在三樓望著，個個嚇得魂飛魄散。

「住手—」

王力國冷不防衝撞著包圍他的流氓們，殺出一條血路後，隨手撿起地上的家具殘骸就跑過來！幾個流氓立刻上前，準備要料理他！

「等等。」白衣男脫下西裝外套，站了起身。

王力國被壓在地上，他再壯碩也抵不過兩、三個男人的壓制，「你們這些人渣！有人這樣討債的嗎？快住手，姆姆會被你打死的！」

「打死就算了，反正這些本來就是沒人要的小孩不是嗎？」白衣男人勾勾手指，戴上保鏢遞來的手指虎。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，你們居然敢反抗？」

王力國忿忿的瞪著白衣男，冷不防啐了口口水在他褲管上。

白衣男條地瞪大雙眼，下一秒暴怒，掄起拳頭就往王力國臉上狠狠打去一被套著手指虎的猛拳擊中，王力國覺得自己的顴骨像是裂了！

「敢吐我口水敢吐我口水、敢吐我口水、敢吐我口水！」白衣男瘋狂的扁著王力國，「我要把你活活打死！活活打死！」

鮮血四濺，王力國的臉被打到變形白衣男也未歇手，他雙眼裡盈滿瘋狂，而一旁的手下也雙眸發光，為殘虐的行為露出了笑容。

姆姆仍舊被虐待著，她數不出來這是第幾下了，其他女孩只看到她的白皙肌膚化為黑色，臉腫成三倍大，可是那個胖子不但不歇手，還一次又一次加重力量的甩著她耳光。

「把這幾個全部都打死！」白衣男突然抬手，怒不可遏的說：「再放火把這裡燒了！」

話音未落，他準備再落下的右拳卻突然僵住。

身邊的保鏢竟然上前一步，扣住了他的手，墨鏡下的雙眼看不清彼此，但是白衣男卻呈現慍色，「你幹什麼？有膽子阻止我？」

「不許欺負我們育幼院的人。」保鏢一字一字說著莫名其妙的話語。

「立偉，你在幹麼？」另一個保鏢不禁錯愕什麼叫我們育幼院？

趴在地上的吳美儒抱著女孩們哭泣，被打到動彈不得的神父打了個寒顫，三樓的孩子們不約而同的回首，看向始終坐在房間床上……那個不發一語的男孩。

「啪啪啪！」響亮的巴掌聲在詭異的寂靜中響著，胖子像是打到失心瘋了，完全沒注意到發生了什麼變化。

叫立偉的保鏢冷不防的掏出槍擊發，竟射穿了胖子的右手，響亮的槍響嚇得一屋子人忍不住尖叫，也嚇著了剛下車的華織夜及慕靖麟。

「槍聲？」華織夜第一時間立刻拿出黑帝斯。

「我……」慕靖麟咬著牙抱怨，「我也要配槍啦！」

屋內，子彈準確的穿過胖子手指，他的三根指頭被打得碎裂飛散，發出淒厲慘叫的同時，鬆開了姆姆，姆姆早已失去意識，雙眼竟滲出鮮血。

「嗚哇哇……」胖子握著自己的右手，只剩手掌了「為什麼」

立偉沒有說話，槍口忽然對準白衣男，現場一票兄弟不禁驚恐莫名，「住手！你在做什麼他是老大啊！」

「拳頭大的人才是老大。」立偉露出得意的笑容，突然手一轉，拿槍狠狠往白衣男的鼻子使勁敲去！

「哇！」白衣男意圖掙脫立偉的箝制，卻發現怎麼都動不了，那堅硬的槍身拚命

往他鼻骨上敲，他疼得不停慘叫，鼻骨沒兩秒就夷為平地，鮮血佈滿他整張臉！緊接著，立偉再往他太陽穴骨擊去，打得他頭昏腦脹之際，冷不防的拉下他一直抓著自己的右手，將裝有手指虎的指頭往後一扳一喀噠喀噠的骨頭斷裂聲傳來，白衣男的四根指頭全以不正常的角度向後彎曲。

「你這瘋子！」胖子以左手舉起刀，衝向立偉。

華織夜就在此時衝進敞開的大門，先是瞧見一屋亂象，緊接著又看到眼前驚險的畫面，隨後進來的慕靖麟緊張的大吼出聲，「住手！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胖子擊刀的左手居然莫名地向後上方扭去，他感受到有一股力道將他的左手往後拽，緊接著是錐心刺骨的痛襲上腦門，他雙眼充血的發出慘叫聲—他的左手自肩關節扭斷，斷裂的手骨更是刺穿了皮膚與肌肉。

骨頭自手肘處刺出，眾人甚至可以聽見骨頭從筋膜上剝下的撕扯聲。手臂的骨頭，從同一個斷口冒出，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骨肉分離聲，沒兩秒就衝出了胖子的手腕處。

兩根帶血和殘肉的白骨飛出後先撞牆再落於地面，而胖子望著自己徒剩皮與肉的「手」，慘不忍睹的瘋狂叫聲自喉間爆出，更多恐懼的尖叫聲同時傳來，使現場瀰漫著一股肅殺之氣！

「住手—」華織夜對空鳴槍，所有在奔跑尖叫的人幾乎都靜了下來，「警察！」她亮出特警的識別證，所有人立刻靜止不動，女孩們嚇得泣不成聲，有人甚至暈了過去；奔跑逃竄中的流氓們立即棄械投降，高舉雙手跪了下來。

只剩下跪地痛苦打滾的白衣男，以及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的胖子在抽搐哀鳴，還有……華織夜將槍口轉向右方九十度，那個手上拿著槍，滿臉都是鮮血的立偉。

她厲聲吼著。「把槍放下！高舉雙手！」

立偉木然地看著她，兩秒後，忽然一臉困惑。

「咦？」他舉起右手，華織夜大喝要他把槍放下，立偉感到一陣茫然，槍從手中滑落，「我、為什麼……這是怎麼回事」

「把槍放下，兄弟。」慕靖麟趕緊溫和勸說，他可不想讓一群孩子看到爆頭的血腥畫面。

立偉跪地，驚恐莫名的望著地上的白衣男與胖子，他眼神呈現出的不解與惶恐都刻進了慕靖麟的腦子裡。

慕靖麟往前走了兩步，留意到三樓樓梯圍欄旁的孩子們個個臉色蒼白，有些人不時回頭不知在看著什麼。

「別怕，我們是警察。」他這個尚無特警執照的人說得最大聲。

華織夜拿起手機聯繫相關單位，並臉色凝重的環顧四周，眼神在抽搐不停的胖子上與那兩根帶血白骨上來回打量！

「怎麼把女孩子打成這樣」慕靖麟檢視著躺在地上的姆姆，「眼球爆裂……小夜，她一定有腦出血！」

「我已經叫救援了！」她上前扣住狠下殺手的立偉，還有一干人犯，全部要他們靠牆站立。

哭泣聲此起彼落，嚇傻的孩子們終於因為有警方的趕到而放聲大哭。

吳美儒振作起精神開始安撫孩子們，而女孩們仍嚇得直發抖什麼也做不了。

華織夜忙著將人犯一一戴上手銬，但該死的，她根本沒帶那麼多副在身上！

慕靖麟忍不住望著地板上那兩段骨頭，終於仰起頭。「這個，是誰做的？」

他一一對上每個人的雙眼，可除了恐懼之外，讀不到別的情緒。

「這裡有異能者，這件事是誰做的？」慕靖麟再問了一次，他狀似輕鬆的笑著。

「不要怕，你保護了大家！」

華織夜謹慎的注意著現場的動靜，他們都可以感受到現場有「電」的殘留，這間屋子裡有人能使用電的力量。

「你們知道嗎？」慕靖麟笑著望向三樓，「有哪個很棒的人保護了大家？」

他自認為笑得人畜無害，但是三樓俯瞰他的孩子們眼神中皆充滿驚恐，下一秒居然紛紛往後退縮，緊接著一古腦兒全衝回寢室裡去了。

「不必問了，沒有人會說的。」二樓的神父吃力的撐起身子，慕靖麟趕緊衝上去攙扶。「啊啊……」

慕靖麟及時架住神父，他伸手輕輕觸診，「你還是先別動吧……你骨折了。」

「謝謝。」神父痛苦的說，「王力國，活著嗎？」

「……活著……」聲音含糊，王力國含著血說話。

「你們知道這些奇怪的現象是誰做的嗎？」慕靖麟在神父耳邊低語，若是不能公開講，至少透露一點消息。

神父含著淚望著他，搖了搖頭，「孩子，你都已經看到了，有什麼好問的？」

「咦？」慕靖麟很不解，就是因為看到了才要問啊。

「誰想變成那個樣子？」神父看向一樓趴著的胖子，眼中竟也浮現恐懼之色。

慕靖麟驚異的瞪大雙眸——他們都知道，但是沒人敢說……因為，沒有人想跟那個胖子一樣下場？

「噓……」

三樓突然傳來腳步聲，他往上看，是一個白淨的少年，扣著樓梯扶把往下看。少年的相貌讓人眼睛一亮，美形得宛如知名偶像，漂亮的眼睛及精緻的五官，長長的斜瀏海蓋在眼睛上方，不僅是正太，簡直美到讓人想把他帶回家！

「我們來幫忙吧。」他才說完，一群孩子跟著走出了寢室。

「不必。」慕靖麟趕緊婉拒，視線鎖定那個少年，「等等警方就來了，你們會破壞現場。」

「可是吳媽媽、神父還有管理員怎麼辦？」少年歪了頭，「他們又不是犯人。」

慕靖麟看向華織夜，她示意讓那些孩子待在樓上就好，以免救護人員抵達後一片混亂。

直升機的聲音由遠而近，一票孩子聽見聲音紛紛衝到各處的窗邊去看，驚訝聲此起彼落。育幼院位在第三區的偏僻處，必須出動直升機才能快速趕到。

「後門，可以從後門出去。」吳美儒和藹的說著，並向華織夜解釋，「廚房那邊有另一道門可以出去，不影響現場吧？別讓孩子們待在這裡，他們會怕的。」

「嗯。」華織夜面無表情的頷首，眼睛立即瞄向慕靖麟。

收到！慕靖麟扶著神父，讓他以最舒適的姿勢坐下，立即走向樓梯口，招呼那些孩子下來，一群孩子興奮的衝下樓，在慕靖麟的陪同下往樓梯旁的活門穿出去。所有能動的孩子穿過餐廳與廚房，從側門出去，外頭是一大片草坪，遠遠的有好幾台直升機接近了。

「退後！退後點！小心！」慕靖麟指揮著，孩子們太靠近還是危險。

「哇……」每個孩子都望著緩緩降下的直升機發出讚嘆，他們這裡很少有直升機來呢！

慕靖麟要孩子們再退後點，因為不只一台直升機要降落，有警方、有救護單位，還有一台全黑的直升機，機上那人耀眼的金髮太難忽視！

茉莉跳下直升機，強勁的風刮亂了她的金髮，可她依然優雅的走了過來。

「報告！」她低吼著，雖然直升機噪音不大，但一次有三台時就不得不讓人提高音量了。

「這裡有異能者！」他挑重點說。

茉莉瞪大雙眼，望著草坪上一票孩子，這裡有異能者？「怎麼判定？」

「進去看妳就知道了。」慕靖麟挑起眉，回首對著救護人員說：「快點！有傷者—先救裡面的少女！」

警用直升機也跳下幾個警察，其中最讓人注目的是身材火辣，還穿著一身皮衣的女警—V型領令豐滿的胸部呼之欲出，腰間的皮帶上繫著類似警徽的東西，一頭紅髮隨風飛揚，性感至極。

慕靖麟忍不住多看了她幾眼，感覺這個正妹不太像是警察。

他揚起笑容，朝著他們打招呼，「辛苦了！」

紅髮正妹瞥了他一眼，微蹙眉，似乎充滿敵意，她沒有停留的直直往前，後頭有警察跟上，慕靖麟聽見他們稱呼她為：檢察官。

只剩救護直升機還在運轉著，其他直升機都熄了引擎，四周安靜許多。慕靖麟仰首望天，看見育幼院上空那龍捲風般的紅雲，曾幾何時已經消失無蹤。

他再回首，看向山頭的另一端，橘色的火球沉入山坳處，太陽下山了。

「該進屋了。」那個少年突然開口，「大家快進屋！」

慕靖麟看向說話的人，又是他

幾乎是美少年一聲令下，所有育幼院的孩子就即刻行動。

「夕陽這麼美，不多欣賞一下？」慕靖麟走向少年。

「晚上了。」注意到他的逼近，少年立刻防備起來。

「還沒呢，至少要再半個小時才會天黑。」這麼近端詳對方，慕靖麟不禁感嘆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，那雙眼如果瞪大裝無辜，一定迷死一堆人。

「都一樣，太陽不見了。」少年沉聲說：「不該在戶外逗留。」

「你在擔心什麼嗎？」慕靖麟微微一笑，非常自然的搭上少年的肩，「放心好了，今天這票敗類我們全部都抓—」

電光石火間，少年露出怒容，一把將他的手給甩開，「不要碰我！」

慕靖麟雙手半高舉，哇喔，火氣真大，「對不起。」

「誰准許你碰我的！」少年怒氣沖沖的低吼著，「滾開！」

「哎呀，我都說對不起了嘛！不然我說十遍好了！」慕靖麟賴皮的湊近他，「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——」

咦？玩到一半，慕靖麟卻愣了一下，這什麼味道？

少年也倒抽一口氣，忽然推著他往屋子裡走，「快點！進去了！」

「怎……」

「要天黑了！快點把受傷的人帶走！」他急躁的說著，近乎用下令的口吻，「誰都不要待在外面！」

「……」慕靖麟勾起無害的笑容，「你並不是怕那群流氓。」

「我不怕誰。」他驕傲的抬首。「該害怕的不是我。」

「那天黑了會有什麼嗎？」

「『鬼』要出來了！」

感覺有人拉了拉他的手，凱安睡眼惺忪的轉過頭來，卻看見一票孩子緊張的擠在一起，可憐兮兮的望著他。

「……噢！好啦！」他什麼也沒問，就坐起身，不過一時間還沒有動作。

孩子們縮在一塊兒，退出個空間，好讓凱安可以攀上樓梯去找星星。偌大的通鋪裡隱約傳來窸窣聲跟哭聲，歷經下午發生的事根本沒幾個人睡得著，嚇得魂飛魄散不說，想到強壯的連管理員叔叔都出事，孩子們哭得更慘了。

凱安爬到上鋪，手輕輕一推，「星星，陪我去上廁所……嗯？」

空無一人，床鋪冰涼，代表人已經離開好一陣子了。

星星呢？凱安左顧右盼，趕緊跳了下來，「星星不見了！」

「咦？」幾個孩子很痛苦的扭著身子，「我想尿尿！」

「噓！你敢自己去嗎？那邊有鬼耶！」

「嗚，我不要……」

「忍一下忍一下，一定要星星陪大家去！」

小孩子難受的憋著尿意，但是無論如何都得忍！因為如果不忍……也沒有人敢獨自走到二樓去上廁所啊！

因為育幼院裡有鬼！

凱安必須快去找到亂跑的星星，「星星不好好睡覺又跑到哪邊去了？」才在左顧右盼，卻赫見角落有道模糊的身影。

那是個看起來渾身濕漉漉的女孩，頭部腫脹得很誇張，頭髮滴著水，眼珠向外凸起，鼓起腮幫子，像是要嘔吐出來的模樣！

凱安的眼神立刻呆滯膠著，幾個孩子一看見他那模樣，雞皮疙瘩都冒了出來。

他們知道，鬼在這裡！就在他們身後！

滴著水的女孩伸出手，指向了外面，她的手指在黑暗裡瞧不清，但似乎有東西在上面蠕動。

凱安盡可能鎮定的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想帶著其他人離開床鋪，遠離那個看起來很恐怖的女孩才行。

只是走沒兩步，竟驚覺陰暗的角落都站著令人膽寒的鬼影，許多孩子都看見了！剛剛的哭聲暫停，連交談聲都停了下來，多數人都知道現在有一大堆鬼在這裡逛街了！

還在床上的孩子們選擇蒙住頭，但是在行走的凱安根本進退兩難。

門口站著一個男孩，他的頭骨裂開凹陷，血淋了整臉，看不出模樣，只能從身高辨別得出他大概十歲年紀。他的頭不停地抽搦，一顫一顫的抖動著頭骨的缺口與腦髓，那上頭似乎還插著什麼碎片。

他的手晃得很嚴重，舉起來後對著外頭一指，像是在告知他星星的位置一樣。

可他根本不敢踏出那個門口，渾身抖個不停。但就在他不知道該怎麼跨出那一步時，那頭破血流的男孩往後退入牆內，然後消失了。

凱安這才鬆一口氣，戰戰兢兢的走出門口，看向破頭男孩剛才指的方向一星星果然就在廊外的窗戶邊，坐在窗台上，饒富興味的往樓下看。

「星星……」凱安皺著眉走上前。

「咦？」星星詫異的回頭，困惑的看著他，「你怎麼……喔，膽小鬼，又要我陪你上廁所喔？」

凱安點了點頭，其實他沒有那麼怕，因為他並不像別人一樣動不動就看見育幼院裡的鬼。

育幼院裡有很多很多鬼，其他小朋友們總是說得煞有其事，他們說鬼好可怕，有的會嚇人，有的會傷人，尤其半夜上廁所時，常有人被嚇到屁滾尿流，可是管理員叔叔不信，神父跟吳媽媽都說不要理他們，祈禱就好。

「你在看什麼嗎？」凱安也好奇的湊向窗邊。

「沒事。」星星立刻擋住他，「走，我帶你去上廁所。」

凱安怯怯的仰首看向星星，星星的眼神很凶，表示他不能再多說一次想要看看外頭發生了什麼事。

星星走到門口，順著樓梯往下，一票孩子也跟著跑出來。

「咻——」一雙腳突然從天花板掉了下來，一具屍體在空中晃呀晃的，後頭的小朋友嚇得摀起嘴巴卻不敢發出聲音，上頭有個男孩被繩子圈著頸子，吊在半空中往下望著他們，身子不停晃動。

星星直接穿過了那亡靈的身子，他一穿過，吊死的男孩就消失了。

「快點吧！」星星站在門口，吆喝一群人上廁所，他就站在門口望著。

二樓凌亂的圖書室上緩緩出現了數個亡靈，死狀很殘，它們有的坐在碎木堆上，有的站在窗戶邊，望著星星剛剛看的方向。

我想離開這裡……臉部血肉模糊的人說著，不想再待在這裡了。

我也想……但是我們離不開的！一個手腳斷裂的女孩回應，我死很久了，我很清楚，就算我們離開也會再被吸回這個地方……

那個，也許可以幫我們。男孩指向窗外。

咦？亡靈們抬起頭，紛紛往窗邊聚集，它們竊竊私語著，臉上閃過一絲喜色。

聞到了嗎？他們身上有特殊的味道！

有咒的味道，他們知道怎麼幫我們……

星星倚在牆邊，好整以暇的望著窗邊的方向，微微皺眉不發一語。

哈哈！愚蠢！我們誰也離不開這裡的！

冷不防的從另一端竄出一樣身軀殘敗的亡靈們，發狂似的大吼，大家都要死在這裡！誰也離不開！

住嘴！離不開的是你們！窗邊的亡靈們齊聲叫囂，我們會去求救，帶著大家一起走！

哈哈！死透了死透了！離不開了！

唉，真吵。

星星噘起嘴，育幼院裡其他的住客真的很吵。

他懶洋洋的看著大家從廁所出來，看來還是得護送凱安他們回去才行，要不然他們怎麼通過二樓那些吵死人的傢伙？

果不其然，孩子們一離開廁所就怔住了，他們沒想到會看到這麼多鬼盤踞在二樓！但是星星一步跨前，還沒抵達二樓，那群鬼立刻做鳥獸散，大家一路平安直抵寢室。

剛剛躲在角落的鬼也不見了，孩子們趕緊衝回被窩裡睡覺一鳴，雖然星星很可怕，可是有星星在，鬼就不會在。

「你不睡覺嗎？」凱安注意到星星又轉身。

「我還不想睡，你先睡吧！」星星淡淡的說著，逕自往外頭走去。

開什麼玩笑，外頭還有很多好戲可以看呢！外面的鬼，比育幼院的鬼要有趣多了！